

人生絮语

时光

文/朱亦丹

“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,那些约好同行的人,一起相伴雨季,走过年华,最终会在某个路口离开,强留不如放手。”时间一晃多年,我都已经忘记这句话的逻辑是在哪里看到或者学习的。但我却发现,这句话的底层逻辑已经深入我心。也因此,每逢临别之际,我总有一种超过常人的平静。以至于让周遭的人怀疑,我是局外人,不属于他们的团体。

恍惚间,记忆定格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毕业季里,高考还未开始,毕业典礼却已结束,我没像宿舍里的其他人飞奔出校园庆祝还未取得的胜利,而是独自回去补充长久以来缺失的睡眠,一觉醒来,转过身。赶上一个其他班暂住于我们寝室的姑娘进门,虽然平常基本都是点头之交,但我突然好奇竟然有与我奇特想法一致的人存在,竟然稀里糊涂与她聊起来。我们的对话内容早已消散在六月初夏的微风中,但不知道是为对方的勇敢与坚毅而感动,还是为面对长大的现实而感慨,我只记得那是印象中少有的泪流满面。我认真的注视着她的双眸,不漂亮却有独特的坚定,一种勇于面对失败的坚定。的确,梦醒时分,戏中人终成看戏人。我不知道后来的她是否成为了她心目中那个最好的她,但是后来的我在面临重大抉择时总会告诫自己:无论结果如何,都要有承担失败的勇气以及继续向前的乐观。

电话接通的那一头,是一句调侃又无奈的问候,“最近怎么样,我们有多久没打过电话了?一年还是两年”。“一年吧,哪有两年那么夸张。”可事实上是两年,回答一年只是希望关系不要那么生疏。我忘记是怎么认识这位学长的了,甚至连知道我们俩故事的闺蜜也忘记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。我只记得,某一个午后,走廊里,阳光倾泻在他的身上,我们相视一笑挥手道别。这次简单的问候也仅是关于毕业论文的紧张答辩,以及近期生活的趣味小事。谈话的一切都平常、简洁,缺少了独属十七岁的味道,沉淀下的只有一种对老友的和缓。

“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,世界上的另一个我”。在我印象中,这样的可能只会出现在歌词里,却不想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隔离期间,我认识了一个与我坐同一航班、同一铁路、同一公交车,隔离经历一致,且平常就住在楼上的姑娘,相似的灵魂总会彼此识别相互吸引,共同的家乡、相似的成长经历、相似的喜好、相似饮食习惯。在彼此的不断了解中,我们总是充满欣赏与发现知音的惊喜,好像电影《花束般的恋爱》中的男女主角换成了双女主一样,但我深知,当隔离结束彼此进入各自的生活轨道,这样的交集会不断减少,最终一切又会重新归于平静。

未来的时光里,这样相似的或是别样的经历会不断出现,这些不期而遇的人或许会一直陪伴又或者再也不见。但我仍旧会感激与他们相遇,因为他们的出现,让原本晦暗的日子,闪烁微光。



清浅时光

幸福的小村庄

文/屠凤彩

九曲黄河在乌海市境内一路高歌北上,转了个弯道改道西行,有一个客栈坐落在这个美丽的小村庄。

进入村庄,静谧、安然。一座座古式小屋,让人眼前一亮。统一的土黄色墙,红褐色瓦,宽大的大门、气派的门楼,连每家的门牌号码都很新颖别致。黑色铁艺太阳能路灯,整齐地站在道路两旁,灯杆高挑着两个黄色的方形灯罩古朴典雅,散发着时尚的气息。

穿过一个小小的文化广场,来到黄河边的观景平台。土色的建筑,和黄河水相呼应,古韵悠然。两组硕大的水车,翻卷水花飞溅,水流源源不断。孩子们在水里追来逐去,又喊又叫,玩闹嬉戏,耳边不时传来一串串如银铃般的欢笑声。此时的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,仿佛一匹黄色柔软的绸缎,缓缓地向远方蔓延着。只有在这里,我们才能看到,一汪河水向西流,风平浪静,像是承载着时代的变迁,诉说着岁月的繁华与落寞。

黄河岸边长亭周围,有几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,虽然不长,却建造得非常精致。赤足走在上面,顿时感觉到身体舒展,双足解放,一团极温和的元气自丹田悠悠升腾而起。木制的亭台楼阁,拥抱着各地游人歇息纳凉。当每一缕清风拂面,每一片花香吹过,记忆了多少的童年趣事。

吃着闺蜜采摘的黄瓜、西红柿,仿佛回到了小时候,满屋飘着清香的黄瓜味,咬一口柿子,水甜水甜,满嘴的汁子在说话时快乐地流淌出来。大铁锅“噗噗噗”冒着香气,闻到了鸡肉的味道。原来闺蜜从这里“认养”了一片土地,养了几只鸡,像主人一样春种秋收,享受着农家生活的乐趣。

黄昏时,路边的花草树木好像都披上了一层红色的轻纱,一群鸟儿从水面掠过,留下一圈圈涟漪向四周漾去。在河边支起烧烤炉,烤肉滋滋发出声响,鲜香顿时舒散在空气中,咬两块儿辣香的羊肉串儿,外酥里嫩,瞬间满口留香。

吃一串浓甜的乌海无核白葡萄,喝一口农家自酿的葡萄酒,河风轻轻吹过,幸福的空气飘满整个小村庄。

临街的店铺、干净的街道、悠闲的村民、在悠然自得中感受着新农村带来的幸福生活。一如经年的生息繁衍,多了一份诗意的恬淡,少了一份喧嚣的市井。



城市笔记

约饭

文/刘金龙

加完班天还没黑,想着请恺子吃个饭,可不知道怎么说,总感觉说不出口,最后电话通了,磨叽半天别的事儿,问一句:“哪哪哪吃饭,来不来,我先去了。”然后长呼一口气。

前段时间,我状态不好,恺子说看我死要活不活的,请我吃一顿提提神,被我一口一个“不”字拒绝了,我这人本来就是有点冷,不太合群,再加上当时的情况,就毫不留情拒绝了。

细细想来,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约个饭、请吃饭都是需要勇气的,大部分人需要不定期无期限加班(至少我身边是这样的),好不容易下了班,都疲累到恨不能立刻躺到床上喘气,但还是得带孩子,做家务,一堆琐事等着,没有时间给人去约饭,即便你有时间了,约别人,别人也未必有,也未必能应允,所以,就很少约饭了。

工作以后,一些同学朋友刚开始还打电话发微信约饭,除了身边特交好的朋友之外,我几乎是次次不到,几次过来,大家也就习惯不再约了。

其实,饭局,两个人最为舒适,想怎么吃,饭局唠什么,很自由,即便是酒局,我也是喜欢两个人。

约饭时,对方直接拒绝,那一定是真诚而又善良的,说明他有事或者当时确实不想吃,若对方先问问你有谁,或者他在衡量什么或者顾虑什么,若他知道你只约了他,还建议要不叫上那个谁吧,那他一定是不想跟你单独吃饭,或者他压根不想跟你吃饭,但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。

你会看到有些人会突然在朋友圈发一个向大众约饭的信息,或许他们想约谁没有勇气,或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该约谁,或者他们只是好久没约过饭了,并不是真的跟谁都能约。所以啊,无论是时间不给机会,还是人性人情在作祟,在这个年代,约饭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。